

# 江文史資料

第二輯

( 内部发行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省晋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编

# 晉江文史資料

第二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晉江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 編

一九八二年六月

## 编 辑 凡 例

1、本辑仿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的体例，以选载有关晋江县从戊戌政变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华侨、宗教、人物等各个方面的资料，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2、本辑刊印的目的，在于累积保存资料，推动征集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资料价值。但由于个人所处地位和所见所闻都有一定局限性，对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本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3、本辑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的修改，也可以按内容多篇合并整理。

4、本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订正、质疑的意见。

# 目 录

|                      |     |     |
|----------------------|-----|-----|
| 追忆一九四八年泉州劫狱事件·····   | 许东汉 | 1   |
| 机智的地下小交通员·····       | 林 茵 | 19  |
| 回忆 怡朗华侨的爱国行动·····    | 高作楫 | 25  |
| 在菲律宾参加侨团活动·····      | 桂华山 | 36  |
| 略谈御辇华侨热心家乡公益事业·····  | 周海宇 | 49  |
| 安海侨汇业的前前后后·····      | 郑 川 | 54  |
| 爱国华侨林寿山、林志强昆仲·····   | 林祖武 | 62  |
| 华侨革命志士陈再兴·····       | 黄天柱 | 66  |
| 晋江县第一次国共合作始末·····    | 郑剑雄 | 70  |
| 军阀统治时期之安海·····       | 洪少禄 | 77  |
| 龙园村惨遭军阀焚杀经过·····     | 洋 川 | 102 |
| 石狮“皇帝”蔡持和袁单之贪污案····· | 何健魂 | 105 |
| 近百年来石狮镇之变迁·····      | 王显增 | 113 |

|                      |          |     |
|----------------------|----------|-----|
| 安海商会——工商联的简介·····    | 俞少川      | 119 |
| 东石纺织业发展梗概·····       | 丁苏州 陈天界  | 123 |
| 陶瓷之乡——磁灶·····        | 吴哲生      | 126 |
| 蚶江与鹿港的关系·····        | 林祖武      | 136 |
| 东石玉记行航运贸易简介·····     | 蔡惠仁 蔡福藩  | 139 |
| 晋江县建国以来中医中药发展概况····· | 骆安邦      | 142 |
| 参加全国中医考试的回忆·····     | 赵正山      | 152 |
| 安海育婴堂今昔变化·····       | 赖培乐      | 157 |
| 晋江陈埭回族的考证·····       | 陈埭回族调查小组 | 164 |

# 追忆一九四八年泉州劫狱事件

许 东 汉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共闽中泉州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次武装劫狱行动，营救出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晋江县看守所的五位同志。这在当时，是一件震动遐迩的大事。这次武装斗争的胜利，振奋和鼓舞了革命人民，震惊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当时是党的地下组织泉州城区的负责人，亲自参加这次斗争。解放后社会上对这件事有各种传闻，为保存历史本来的面目，现就个人所知，对这次斗争的起因、准备和行动经过情况，回忆记述如下：

## （一）

我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接受了参加劫狱斗争的任务的。三月下旬的一天，地下党组织派颜家祥同志到泉州，向我和史其敏同志传达了泉州中心县委的指示，要求城区党组织配合，为中心县委派出的劫狱武工队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颜家祥同志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在我党领导的全国革命斗争形势不断胜利发展的同时，福建的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包括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有些同志不幸被捕。当时被关押泉州监狱——晋江县地方法院看守所的地下党员，主要有：

霍劲波（霍胤光），湖南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因轰动一时的“羊枣事件”被捕。霍和羊枣（杨溯），谌震等同志都是地下党员。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秘书，羊枣是国内外有名的新闻记者、国际时事评论家。抗日战争后期，他们受党的派遣，到当时福建省省会永安，创办《建设导报》，《国际时事研究》，东南出版社等，团结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宣传，做国民党省政府上层人士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羊枣、谌震派人去皖南、浙东联系新四军入闽，派出的人在江西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处理此案，羊、谌先后被捕。霍劲波同志虽然转移到闽南，也被跟踪追捕，一九四六年六月由永春监狱被解押到泉州监狱。

施能鹤，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七年五月，安海暴动后在安溪县城内某地被捕，以后解到泉州监狱。

傅维葵，南安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一九四八年二月，他接受组织任务去镇压国民党南安县大盈乡乡长、著名恶霸特务林智卿，因内奸告密，被特务围捕。傅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被捕了还只身去抢特务的枪，被开枪打穿肺部，而负重伤。

此外还有闽西南地下党员王新整、林泗泰等人。在女牢房中有与施能鹤同时被捕的郑秀治、戴云山游击战中被捕的史爱珠，及洪瑞英等三位同志。

关押这些同志的泉州监狱，位于泉州东街。整座监狱有大围墙环绕，东边接晋江县政府（现晋江地区公安处），西边是民房，南面临近东街马路，北面靠近名叫县后街的小巷。里面分为新、旧监两部份。我们的同志都被关押在旧监。

狱内的同志积极开展活动，为里应外合冲出牢笼创造条件。首先是霍劲波同志曾写信给他的一个同乡刘君武，刘是伪省长刘建绪的堂弟，当时任国民党永春师管区司令。刘接信

后，曾派人到监狱看望过霍。监狱的看守认为霍是有后台的人，存几分畏惧，对他比较放松，在旧监内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霍利用这个条件，一面对看守人员做教育争取工作，一面有意识地与政治犯多接触交谈，积极找寻党的关系。经过较长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果然有了成效。

看守人员中有一个姓王的，是十九路军下来的，老霍与他交谈十九路军抗日救国的事，激发他的正义感，并向他宣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道理和形势。此人开始对老霍存好感、同情，后来觉悟不断提高，成为比较可靠的群众，暗中支持老霍的活动，从生活的关照，买报、送信，一直到把狱内的看守人员、武器的情况都告诉老霍。

一九四七年八月，霍劲波同志与施能鹤同志一度同被转移关押在承天寺的监狱时意外相遇，并接上了地下党的关系。后来又与王新整同志也接上了关系。十月，狱内成立了党小组。从此，狱内的同志在党小组的领导下，更加有组织的展开新的斗争。他们曾以看守所的小舅子（管理伙食）克扣犯粮和看守打人这些事为导火线，团结、发动了全体政治犯、刑事犯、包括老犯头在内的全部犯人参加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答应犯人的要求：不准打犯人，让犯人监督下粮、参加买菜等，取得斗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斗争，迫使当局同意把男政治犯调整到一个号子里，和刑事犯分开。对诊病、看报、接见比过去方便得多了。后来对新进监的男政治犯，也设法调整到这个“政治号”来。这就更有利于同志们进行秘密活动，及时互通情况，研究斗争策略。

一九四七年冬，施能鹤同志通过写信，终于与掩蔽在泉州日报社当记者的地下党员张载馨同志取得联系，张以记者身份探监之后，又通过张与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取得联系。中心县

委随即派颜家祥同志化装探监，分别与霍劲波和施能鹤接上了组织关系。此后颜又利用姓王的看守值班时谈话方便的机会，多次探监，详细了解被关押同志的情况，牢房的分布、地形、狱内通道、看守情况、武装配备等等，并向霍传达了中心县委准备武装劫狱，营救被捕同志的决定。

曾经设想过几个方案，经过内外周密的分析，终于定下来的劫狱行动计划是：选择姓王的看守在午夜十二时到二时值夜班的时间，约定具体时刻，狱内由王看守把看守人员反锁起来，打开“政治号”的号门和男监的外门；外面由中心县委派出的武工队，从监狱北面接近县后街的围墙外，架长梯登墙，将长梯吊进围墙内，在武装掩护下，接应狱内同志越狱，连同王看守一起到游击根据地。

## (二)

武装劫狱的计划确定前后，颜家祥同志曾多次去探监，秘密与狱内党组织计议。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中心县委派颜家祥同志入城，找我和史其敏同志，传达武装劫狱的决定和行动计划。指示城区党组织配合行动，并提出执行任务的几项具体要求：一、准备一间可住二十来人的房子，地点要隐蔽，又要出入方便；二、寻找一条从监狱北面的县后街出城的既隐蔽又捷便的通道；三、准备两架一丈八尺长的竹梯；四、准备武工队员吃一餐晚饭。

我和史其敏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按中心县委分配的任务，一条条研究落实和执行的办法。第一，房子问题。确定用老史家里在抗日战争时期养过奶牛的牛棚。地点在距泉州北门不远东边的花园后，地处城乡结合部，比较偏僻，

牛棚外有一片两三亩地的龙眼树林，前面又可通老史的家，非常符合出入方便又隐蔽的要求。颜家祥同志看了也很满意。第二，寻找出城通道问题。由于出监后的南、东、西三个方面都是泉州的主要街道，人多行动不便，只有西北处才比较偏僻。史其敏同志过去曾在城西北放过牛，这带的大街小巷都很熟悉。当时泉州出城的几个主要通道都有国民党军队或自卫队站岗，必须避开。经过两天实地勘察，巧妙地找到北门和西门之间，有一座横跨护城河的小石桥，是城内农民为出城耕作方便修建的，地点偏僻又避开岗哨。石桥南面，可沿城墙小路，向东南越过几片龙眼树林，穿过几段僻静小巷和菜园地，即可十分隐蔽地接近中山公园（现泉州体育场），向东穿过北门大道后，可转到卓然小学（现泉州公交公司）前面，进入县后街，再往南走，就可到达旧监后面的围墙。这条通道行人稀少，比较安全。第三，两架长梯。如买现成的，扛回来时目标很大，恐引人怀疑，便采取收买竹杆纱绳，在老史家里自己绑扎加工解决。第四，吃饭问题。那好办，到时买包子，要吃要带都方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老颜又去探监，与狱内同志确定行动日期、时刻。

三月下旬一个雨后的傍晚，天气晴朗，天黑以后，颜家祥同志带领十四名武装游击队员，化装为进城的农民，秘密携带卜壳枪和冲锋枪，按约定的时间，静悄悄地到达供隐蔽的牛棚，并在外面布置了岗哨。老史给他们准备了肉包子。饭后大家就在垫着破门板的地铺稻草上休息待命；有的在检查那两架自己绑扎的竹梯是否牢固。颜家祥同志把大家安顿好了以后，说他要到北门外去与一个出城后的带路人联系。大家焦急地等了又等，直到快十点了，他才回来，很失望地告诉大家：“北门外带路的人失约了！”。原来，按计划出城后的路线是越过护

城河，向北去，经过杨塘村，越过“双奶山”，绕道南安县境转回晋江游击区。原已约定杨塘村的一位地下群众带这一段路，定于当夜八点正，在北门外“倒榕”树下的路旁亭里碰头，不见不散。老颜在那里一直等到九点多钟，那人还没有来。怎么办？老颜叫我和老史，还有武工队张尚楚、许丛等人到龙眼树下商量。大家分析这个意外的情况，认为没有响导，虽然这一带的路，在夜里还是可以辨认方向走出去的，但是那个人为什么失约了，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利于行动的情况变化？不知道。最后，一致认为，在没有弄清带路人失约的原因之前，不宜贸然行事，以防万一。为了保证劫狱行动的安全，决定当晚停止行动，武工队撤出城去。这一次行动计划，就这样没有完成。

### (三)

第一次劫狱的行动未能按计划完成，我心里很不平静，一直在等待中心县委有关下一步活动的指示。四月上旬的一天，交通员通知我到晋江内坑前山村。中心县委负责人许集美和朱义斌两位同志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要我化装到旧监去探望施能鹤同志，了解上次劫狱未成之后，监内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在南安被捕的傅维葵同志是否已转解到泉州监狱，是否与他们在一起，伤好一点没有。我接受任务回城，到史其敏同志开设的都丽照像馆，与他研究如何完成任务。我说：“如果傅维葵同志也跟他们在一起，那就好了，可以一起救出来。”老史嘱咐我说：“你没有到监里接见过人，要多加小心。”我说：“只要有决心，什么都不怕。”老史的爱人杨梅芳同志听说我要去探监，连忙上街买了两斤猪肉，做了一大罐肉酱，让我带去给监内同志。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监去探望。我穿上郑种植同志给的一套缴获来的黑西装和刚买来的皮鞋，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带上肉酱罐，大摇大摆地走进看守所。入门右边有间房子，有人在排队登记探监，我也跟上去登记，在簿上报个假姓名，填上与施能鹤是表兄弟的关系，职业是商人，就领到一根一尺多长的竹签，往西走到监狱门口。在高大的围墙下，入门处有两个看守检查了竹签和带去的肉酱，还摸了摸我的身体，才让我进去。走不了多远，又有一道围墙，墙上有几个一尺见方的窗洞，我看到已经有人隔着墙在窗洞口与犯人接见，我也靠上去。里面的看守问我要接见谁，我说找施能鹤。那人就大声喊：“接见施能鹤。”过了一会儿，听到开门锁的声音，看守喊“施能鹤！”一个瘦高个子、面目清秀、尖下巴、年纪比我略大的青年来到窗口。我们过去互不相识，他机警地轻声说：“我是能鹤。”我见到了身陷敌人牢狱的战友，心里非常激动，赶紧说：“涩姑婆叫我来看看你（当时地下党的同志都编有代号，许集美同志是四十四号，闽南方言四十的谐音正是“涩”）。”老施听了，一双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兴奋地对我说：“我盼望很久了。”接着，他转身与一个看守谈了几句什么，只见那个看守掏出锁匙，打开窗洞边的一个小门，让我进去，随即又锁上。我感到既兴奋又有点紧张，施能鹤同志一下子就理解了我的心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顿时有一股暖流穿过我的全身。

进门以后，看到这是一个大院子，北面是一列监房，外边有一道铁栅横栏，内有一条长走廊，走廊后面有十间号房，用粗大的杉木与走廊隔开，每一号房都有粗大的木门，外加大锁。走廊东端有个铁栅门通到院子里，门的东边靠围墙又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走廊，直通刚才进来的南边大围墙。我与老施就

在这条大走廊最南端的一条低矮的板凳上坐下来谈话。一名看守在旁边来回走动监视。当看守走近时，我们就用暗语交谈，老施像谈家常似的问道：“山狗伯、珊丽姐身体好吗？（朱义斌同志代号三十九，方言谐音“山狗”，郑种植同志代号三十二，方言谐音是“珊丽”）他们近来生意做得好吗？”我答说：“他们都很好，现在生意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也好得多了。从范三清表兄投资几万美金以来，我们买卖又公道，主顾很多，君从伯也来合夥了。”（范三清是方言“反三征”的谐音，即反对国民党征粮，征兵，征税。君从是方言群众的谐音）。当看守走开时，我们就抓紧谈情况，我告诉他那天游击队没有按计划行动的原因，他告诉我傅维葵同志已经解到旧监，并与他们一起住在“政治号”内，枪伤已经快养好了，监里情况没什么变化。他关切的说：“外面要抓紧！”我说：“你放心，家里的事涩姑婆会发落好的，过几天有货，我还会再入城来看你。”

我感到战友们渴望早日冲出牢笼，投入战斗的心情，但由于接见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不得不和他分手。

#### （四）

第一次探监，顺利完成与施能鹤同志联系后，我即向中心县委作了汇报。此后，我又陆续进去接见几次，每次都给他们带点吃的东西，有时利用传递衣物夹带字条通消息，有时能到里面巧妙地交谈情况。有一次一个衣着比较整洁，头发向后梳，脸色白净，与我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趁看守没有注意，交给我一些钞票，托我下次来时给他买些香烟。出来后，才发现钞票内夹着一张字条，报告监内的一些情况，后来我才知

道，他就是霍劲波同志。

到了四月下旬，探监时得知，又轮到那个姓王的看守值夜间十二时至二时的班，又有行动的机会了。经过请示，我们准备按照原来的行动计划再次进行劫狱。事前对原出城的路线又进行仔细的勘察，作了部份改进。发现紧靠监狱后面附近的连理巷（现第二医院内）有一家人养了一头见了生人就狂吠的狗，为安全计，必须除掉。我们从一位在当时东南防疫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那里拿来一些毒鼠药，包在肉包子丢给狗吃，把它毒死。接着又踏勘和熟识了出城的转移线路，这样就无需另人带路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去向中心县委汇报，联络好游击队入城的时间，兴冲冲地回来告诉史其敏同志。想不到老史却对我说：“刚刚得到情报，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要南巡泉州，泉州当局在城里下了夜间戒严令，加强岗哨巡逻。”条件不利，我只好再向中心县委报告，暂缓行动。

刘建绪南巡走后，约在五月上旬，我又一次去探监，发现气氛与过去不同，不允许到院子里接见，只能在窗洞口见面，无法交谈情况。我带给施能鹤同志一包蛋糕、一些钱、他递给我一条破衣服，要我找人补一补。回来后，从衣服里找出一张写着暗语的字条，才知道1947年11月在南安被捕的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黄竹禄、郑家玄两同志又被解押到新监。敌人已知道黄、郑都是地下党负责人，被单独关在一个号子里，看管很严，不让别的犯人接近。监里也临时增派来一个警卫班。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按原来的行动计划，显然是难于下手了，只好再另想办法。

不久，黄竹禄和郑家玄两位同志都被敌人解押走了（后来被秘密杀害）；却又发生狱内那个姓王的看守因为在那年春节带犯人外出挑水时，被跑掉一个，突然在这时宣布处分坐了禁

闭。这样，原来设想由他作内应开销，劫出全部政治犯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不能实施了。

时间过得很快，解放战争的形势在继续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抓丁派款，泉州地区我党领导的“反三征”群众运动也不断取得胜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多么希望能早一天把狱中的同志营救出来，共同投入火热的斗争啊！五月下旬，我又一次去探望施能鹤同志，他也很焦急地又一次转达狱内同志渴望早日出来参加战斗的心情。他告诉我，监内情况已恢复正常，增派来的警卫班已经撤去。他们了解到整个旧监只有看守所长有一把手枪，其余的看守都没有武器；只要能带给他们一把手枪，他们可以找机会乘其不备，用枪迫使看守所长就范，把全部看守人员反锁起来，全体政治犯可以一起冲出去。这个主意经汇报中心县委研究，认为带一把枪送进监狱，易于暴露，不容易过检查关。搞不好会暴露狱内的组织和劫狱的计划。后来，老施又提出带给他们一把小钢钎，他们可以在晚上挖“政治号”的内墙，白天设法掩蔽，待内墙快挖通时，游击队可以突击挖通外墙进行接应越狱。这个主张我当时认为可行：带一把小钢钎，藏在食物（如鱼肚）里，只要多加小心，要避过检查关，是可以做到的。但中心县委经过分析，认为在那种开敞式的监房里，要挖通内墙，很容易暴露目标，他还要我转告狱内同志，不要焦急，监里监外共同多想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想了许多，监内监外同志都出了不少主意。泉州中心县委有一次通知我到内坑前山村游击根据地，许集美、郑种植、朱义斌三位负责同志，还有颜家祥同志也在场，提出一个新的计划，要把泉州地区我们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出动一百多名游击队，配备几挺机枪、一百多条枪，采取强攻的战

术，炸开监狱围墙，劫出狱内同志。敌人如来增援，就跟他干一场。中心县委要我们城区的同志，详细侦查敌人在城内的武装力量、人员武器的配备和分布情况，同时在农村着手准备集中武装力量和武器。我随即回城做了调查。当时城内驻扎三个县中队，一个便衣突击队，还有警察，总共有近千名兵力。经过调查分析后，中心县委认为在敌人心里，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打起来对我们不利，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即使劫狱成功，也将蒙受巨大的伤亡。在权衡得失之后，放弃了强攻的设想。

六月上旬有一天，我去探监，施能鹤同志悄悄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原来关在女监的史爱珠、郑秀治、洪瑞英等女同志，在“放风”的时候，发现旧监号房的后墙与监狱北面的外墙之间的距离，只不过两公尺左右，中间形成一条小巷。她们向监内党组织反映，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从外围墙上搭上跳板，就可以跨过小巷，上到旧监的屋顶。屋顶有瓦筒，人可以走。而旧监前面屋檐下，有一排铁栅栏，栅栏上有二条横的铁杠，靠上面那一条，离屋檐只一公尺多高，如果下面的人爬上铁栅栏，只要有人在屋顶拉一把，便可以上屋顶，再通过跳板，就可以越过大围墙，往外边跑了。他还说，夏夜饭后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放风”，洗澡，别的犯人是八时收号（当时国民党夏令时间，八点钟约相当于现在北京时间七点钟，下同）“政治号”的人八点一刻才收号。这个时间天已经快黑了，有利于游击队从外面上来接应。在夜色掩护下，行动比较不会暴露。

我一听，感到这个办法挺不错，便马上出城，到中心县委找许集美同志汇报。他也认为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要我把监狱后面的地形，狱内的戒备情况，驻在监狱东边伪

县政府内那一个自卫中队的动态，以及出城路线等等详细侦察，然后再定。过两天，我又进监去告诉老施，中心县委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新方案，要他们做好准备。老施说：“我们争取放风时跑步，加强锻炼，积聚力量，迎接劫狱。”还说，看守人员中，仍然只有看守所所长才有一把短枪。不久，颜家祥同志也进城来，他破例在城里过夜，和我以及史其敏同志再一次仔细勘察了狱后的大围墙，测算了墙高有一丈三尺左右，下面连接着一些没有屋顶的颓壁断墙，高低不等，最低的只有半人多高，可以不用梯子顺势爬上大围墙，上墙地点也很僻静，我们又再一次逐段踏勘了原定的出城通路，计算了走这条路线最多只需十分钟，如果敌人走北门大路和环城道路追上来，则需十五到二十分钟。我们并将出城路线画了平面图，史其敏同志把一些重要地形拍了照片。接着，我们还研究了搭“天桥”的跳板，认为若用木板，体积目标太大，搬运不方便。决定用一丈左右的竹梯，既轻巧易带，又是居民家里通常用物，搬运时不会引人注目。至于行动时刻，经仔细分析，认为黄昏时最为合适。一是狱内正是放风时间；二是晚饭后看守人员也在纳凉，监管较松，天热，所长那把短枪不一定带在身上，碰上突然袭击，他们一时摸不清情况，在慌张混乱中，只要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争取主动；三是驻隔壁县政府那些自卫队也刚吃完饭之后在洗澡乘凉，戒备松弛；四是街上特别是公园里也正是人们在乘凉散步，人流比较杂乱之际，有利于混杂在其中转移。颜家祥同志精确地计算了时间，推算隔壁自卫队听到报警，集合出发，还待绕一个大圈才能到达旧监后面，最快也得十分钟，而我们的武工队，从上墙、接人到撤出，最多五分钟就够了。城里其他地点的驻军从闻讯出发，赶到现场，起码要半个小时。而我们从上墙到出城，最多只需二十分钟。